

北斗星丛书

黑山响马

● 高兴庠 著



编

远方出版社

1307302



I247.5

01849

黑山响马

高兴库 著



CS1494627

重庆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院
图书馆

重庆师大图书馆 ~~59963~~



X121583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 胡丽娟

封面设计: 刘 英

◇北斗星丛书◇

黑山响马

高兴库 著

丛书主编 王 舜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赤峰市地质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总 印 张 120(本册 17.75)

总 字 数 3000 千(本册 445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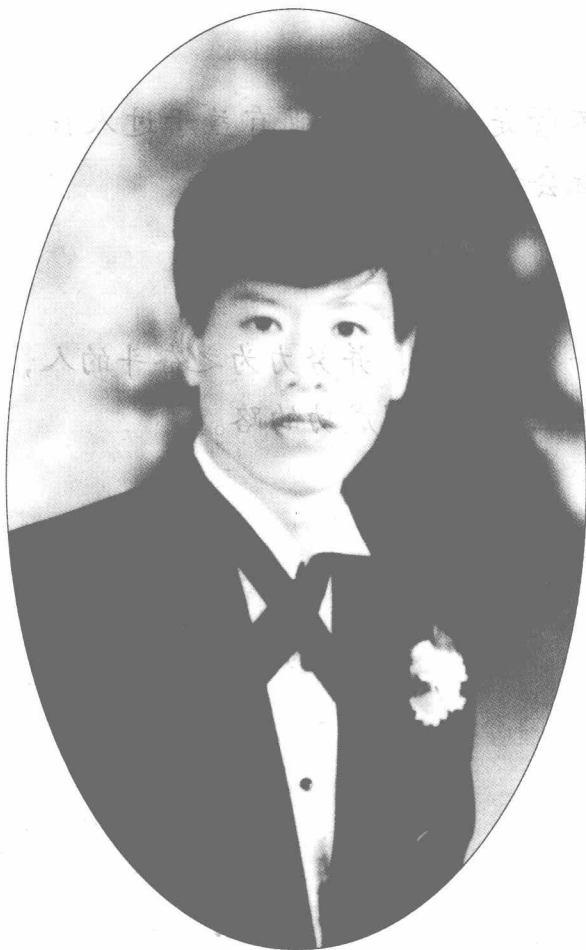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7-80595-824-6/I·317

总 定 价 280.00 元(全 11 册)本册定价:38.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高兴库，男，满族，1954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滦平县西沟乡七道河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75年3月参加工作，大专学历。当过中学教师，任过企业厂长，先后在县委办公室，县委宣传部从事文秘、理论工作。曾任乡党委副书记，县轻工业局副局长，县政协联络科副科长，县企业局副局长，现任县文联主席。

作者 高兴库

不管是谁，只要他有益于过人民，
人民就会记着他。

一个有理想，并努力为之奋斗的人，
他便踏上了有希望成功的路。

高兴库

序 言

污言秽语连缀成篇，处作付梓之日，亦渴拜名家作序。然本人齿冷姑且不说，又恐有扯旗作皮之嫌，更怕拙作有损贤长盛誉，反为不美。故自作此言，寥以为序。

吾孩提时，常听家父说起日伪时期本地有一莽汉，家贫遇急上山为匪。同一伙强人烧杀抢掠报仇行凶，确有扰民的一面。然，这伙“强盗”又性情豪爽，讲义气不畏权贵，杀贪官、除恶霸、打鬼子，做一些惩恶扬善之事。

每每想来，又感其有可歌可泣的一面。于是，吾不揣愚顿，将其大要敷衍虚构成文，以飨读者。

作者：高兴库

目 录

一	大青马之死	1
二	黑风口抢枪	9
三	夜请小炉匠	15
四	东山寨遭劫	20
五	北沟口杀贼	28
六	老井台惨案	40
七	李彩凤被卖青楼	58
八	一投黑虎山	64
九	回家探母	77
十	盗墓放火	91
十一	被告坐牢	99
十二	狱中结友	125
十三	二投黑虎山	145
十四	计除闯山豹	157
十五	创建黑虎队	185
十六	李彩凤落草	197
十七	三仙店结识红颜	213
十八	大皮虾使假	224
十九	长工怒割大烟地	236
二十	李二歪贪赃枉法	245
二十一	大皮虾法庭败诉	255
二十二	回山	266
二十三	狼狈勾结	279
二十四	训练场演武	286

黑山响马

二十五	三仙店的阴谋	293
二十六	卧虎岭设伏	303
二十七	交易韩老九	318
二十八	贺仁龙下山遭擒	324
二十九	闫大王八借人头祭祖	336
三十	20 万大洋放了他	350
三十一	小香皂以身报恩	363
三十二	李家屯劫皇粮	370
三十三	救难众乡亲	387
三十四	李怀仁变节当内奸	396
三十五	下山救义弟	400
三十六	黄大牙设计擒田虎	404
三十七	救红颜身陷狼窝	416
三十八	石砣弯抓黄轲	420
三十九	交换人质	427
四十	王铁刚负命上山	437
四十一	黄宅雪恨	442
四十二	黄二毛子的葬礼	448
四十三	黄大牙复仇	454
四十四	长蛇沟退敌	459
四十五	李怀仁下山会情人	465
四十六	小谷峪脱险	474
四十七	处决李怀仁	484
四十八	王铁刚二上黑虎山	496
四十九	血溅洞房	505
五十	情人注除吉野	513
五十一	兄妹相认	523
五十二	贺仁龙下山除闫八	532
五十三	老马猴中计	538
五十四	联手城下	546
五十五	尾声	557

一 大青马之死

天，干冷干冷的。

滚滚奔腾的黑水河像一条冻死的庞大灰蛇，弯弯曲曲僵卧在塞北的群山沟壑之中。蛇腰就像被人打了一下儿，疼得将身子卷曲起来，看不见头也见不到尾。

在这弯曲的“蛇腰”旁，有一大片河滩，河滩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数不清的房子，这就是远近闻名的黑风寨。

整个寨子被这巨大的“毒物”缠绕着，仿佛被缠绕得全无血色与力气，在万般无奈中苦苦地挣扎着。

天还没有亮，到处是黑洞洞的。

只有寨子尽西头，一个破旧的碾坊里隐隐约约地晃动着一只马灯的淡黄色的光亮。碾道旁有一堆火，没有烧尽的木头，还冒着丝丝缕缕的青烟。

一双大手在火堆上翻过来调过去地烤着火，从那双粗壮、长满硬茧的手，看得出这人一定是个健壮的汉子。

过了一会儿，汉子站起来，离开火堆儿，向碾台走去。

他伸手到碾台上抓起一把糠米，走到马灯前，左右倒着手，用嘴轻轻地吹了几下儿，又用大拇指在手心的米上使劲地捻了捻，借着微弱的灯光仔细地瞅了瞅，自言自语道：“差不多”，又将米丢在了碾台上。

他又顺手拿起柳条簸箕放在碾台上，用小木板一下儿一下儿地将碾台边上的糠米刮进簸箕。刮满了，就端着倒进了旁边扇车

黑山响马

的三角木斗里。

木斗装满了，他又把手放在火上稍稍嘘了嘘，把马灯捻亮些，放在靠近接米筐箩旁边的石头上。

借着微弱的灯光，汉子右手慢慢地摇动着扇车的风轮，左手打开漏斗下的闸板，糠皮呼呼的被风吹出了扇车口，金黄的小米顺着溜子流进了筐箩里。

两个多时辰过去了，粗布口袋里的米渐渐地长高。

天上的星星越来越稀，东方出现了鱼肚白，啊，天快亮了。

这时一位少妇来到了碾台前问：“田虎，快完了不？”

“快了，大冷的天儿，你来干啥？”田虎一边忙活着，一边回答着妻子的问话。

“你也不是铁打的，一个人干了大半夜，挺累的，我估计着也快碾完了，来帮你收拾收拾呗！再说，天也快亮了。”妻子一边往口袋里灌米，一边说着话儿。

灌着灌着，妻子突然说：“嗨？我说田虎，你说咱这米是不是碾得有点粗哇？”

“行了，像咱们这样的，能吃上这样米你就知足吧，这还不是今年老天爷照顾，要不是今年收成好，这样的米你上哪吃去呀？再说了，年根子大忙的，牲口又是借人家的，要不是姑父心疼咱们俩，托刘管家，黄大牙他才不借给咱们呢。早点碾完了，早点儿把牲口给人家送回去，粗点就粗点吧。”

田虎说了一大套，妻子不再言语，默默地收拾东西，帮着卸牲口。当她卸套包子时发现套包子湿漉漉的，伸手一摸大青马浑身都是汗。她不由地问了一句：“这马怎么出这么多汗呀？”

“这大碾砣子，拉了大半夜了，它能不出汗吗。”田虎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

妻子不再言语，把大青马拉到一旁打了两个滚儿，牵到村头老井旁，打上两桶凉水饮了，拉回家拴在院子西边老梨树的树根上，

放了些草料，便回到屋里做早饭去了。

妻子用新碾的小米儿，炖了一小三盆儿肉透透的薯干饭，白菜熬新鲜豆腐，全家坐在热乎乎的炕头儿上，吃着香喷喷的新米饭，有说有笑，今年赶上个好年景，一家人打心里往外高兴。田虎干了大半夜的活儿，实在太累了，吃完了饭一推碗儿，躺在热乎乎儿的炕头上便呼呼地睡着了。

一觉儿醒来，太阳已升起两杆子多高了。田虎想大青马早已落了汗，趁早给人家送回去，想到这里他一翻身，轱辘从炕上爬了起来抬腿下炕，穿上大棉鞋头，站在地上伸了伸懒腰，转身向院子里走去。

当他来到老梨树前，大吃一惊！“这马是咋地了？怎么哆嗦成这样？”他惊叫着，便两三步跑到了老梨树下。解开缰绳想牵着马遛哒遛哒，可任凭田虎怎么使劲地拽，大青马却四条腿一撑，站在那里是一动不动。

田虎急了，捋过缰绳头子，照准马屁股狠狠地抽了几下子。心想这回你怎么也得动弹了，谁料这么一抽马不但原地纹丝没动，却坐窝趴在了地上，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田虎心里着了慌，扔下缰绳跑出了院子，去找邻居张大伯。

见了面，田虎喘着粗气叫道：“张大伯，你老年岁大，经得多，快到我家看看那马是怎么了？”

“嗨，啥子事？看，把你急成这个样子？”张大伯看着田虎着急的样子问。

“唉，别说了，人要是倒霉呀，喝口凉水都塞牙。这不托我姑父借黄家的大青马拉了半宿的碾子，卸套时还好好的，也不知咋地，这会儿倒在院子里哆嗦成一个蛋了，您快去给看看吧！”田虎急得直搓手。

老汉听虎子这么一说，连嘴里叼着的烟袋也没顾得上放下，跟在田虎的屁股后就跑了过来。

黑山响马

到了院中，张大伯围着地上的大青马转了两圈，掰开马的嘴瞅了瞅，用手抠了抠马鼻子，憋了半会说：“看这方形儿，像是喝呛水了。”

“没喝水呀？”田虎纳闷儿地说。

妻子在屋里听了搭腔儿说：“喝了，喝了两大水桶呢，卸碾子时候是我饮了两大桶凉水，当时它还要喝，我要忙着做早饭就没有再饮它。”

田虎叹了口气说：“真是倒霉，大伯，你看怎么办呀？”

“要是喝呛水呀，找点儿香纸熏一熏兴许差不多。”

田虎赶忙跑东家串西家找来一子儿香和一叠子毛头纸，按照张大伯说的，用毛头纸裹了香，点着了，放在马鼻子下，熏得这马鼻涕眼泪全下来了，可是，不但没见好，反而一会儿不如一会儿。

原来还能趴着，等到太阳落山，马却四条腿一伸，扁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抽动着。

田虎的心彻底凉了，妻子眼泪流了下来，母亲嘴里嘟嘟囔囔，全家人都垂头丧气。

儿媳自责给马饮了那么多凉水。

儿子恨自己太恨活计。

母亲见小两口儿急成这个样子，心里更是难受。

想自己年轻守寡，这些年挣扎着屎一把尿一把、干一把湿一把总算把虎子拉扯成人，说了个媳妇，真是不易呀！

两个孩子，还真算是有出息，从不抬扛拌嘴，不惹自己生气，一心巴火地过日子，谁诚想又摊上这样糟心的事儿。

她看到急得唉声叹气的儿子劝说道：“虎子，急也没有用，谁让咱们娘俩摊上了这八辈子倒霉的事呢，这都是命啊！人不能和命争，认了吧！”

“去把你姑父找来，帮助合计合计怎么办。牲口是人家帮忙借的，怎么着，也得跟人家说一声儿。”

田虎的姑父叫白玉发，就住在寨子的东头，对待亲戚上挺像回事儿的。田虎的爹去逝早，这些年真是没少关照他们家。

田虎跑到姑父家，把马死的事儿一说，姑父一听就蒙了！

本来黄文轩的管家刘顺就不愿意借，是自己愣拉着老脸借来的，谁知撑脸不做脸。

白玉发唉了一声说：“真是破屋又遭连阴雨，倒霉的事儿都让咱们爷们赶上了。”

“玉发，快跟虎子过去看看，也别过多埋怨她们，嫂子寡妇守业不容易。”姑姑唠唠叨叨地嘱咐着姑父。

白玉发跟着田虎来到了他家，一进院看见大青马躺在地上，什么也没说。

进屋一看嫂子和侄媳姑娘俩正在掉眼泪。就说：“嫂子，事已经出了，急也没有用，该咋着咋着吧。马是我借的，是福是祸我替你们扛着，都别哭了。”白玉发强撑着劝着娘俩。

“唉，他老姑父，这些年竟麻烦你们了，你大哥走得早，我一个寡妇，外人不愿登咱们家这个门儿，有事就求你们两口子，给你添多少麻烦呀！真是不落忍。”

“嫂子，自己人，说这些作啥。”

“他老姑父，这么着吧，牲口是你给借的，你去跟黄家说，该怎么着，我们娘俩儿自己作的孽，自己再想法子。”

“嫂子，那就这么着，你们该干啥干啥，我这就去黄家，跟人家说，看看人家啥意思再说。”

白玉发离开田虎家，心里有些犯嘀咕，心想这事怎么跟刘管家说呢？心里一犹豫，两脚也就停住了。

他在路边巷子口来回转着圈，想了想，这事难说，但躲是躲不过去的。晚去不如早去，唉！爱啥样啥样，见了面再说吧。想到这，他还是硬着头皮向黄文轩家走来。

到了黄家大院儿，往里一望，刘管家住的那间屋子，正好还亮

黑山响马

着灯。他试着敲了敲门。

“谁呀？”刘顺刘管家在屋里搭了腔儿。

“是我，玉发。”

刘顺忙打开门，把老大哥让进了暖烘烘的小屋里。

白玉发坐在小方桌旁边儿的木凳儿上。

刘顺一边寒暄，一边给白玉发泡茶，又顺手递过一袋烟。一边给白玉发点烟，一边问：“大哥这么晚到我这来，有事吧？”

白玉发听了，半晌没吱声儿。

“大哥有什么事你就说，咱们多少年的老哥们儿啦，那你还有啥不好开口的？”

白玉发张了张嘴，可嘴像粘了猪皮胶是的，怎么也张不开。

刘顺见白玉发不说话，就说：“大哥，有啥子事你就说呗，我能帮你办就办，不能帮你办你也不会怪我，是吧？”

“老弟呀，咱们哥俩怎么样？”白玉发问。

“那还用说，咱们俩从小一块儿光屁股长大的，谁的肠子谁不知道。你记得不？小时候咱们俩在一起念书，死淘死淘的，在学堂里净耍坏。还记得不，有一次老先生让我背书，我不会，那个老东西眼一瞪，不容分说，就打我的板子，打得我手肿得包子似的。为了给我出气，你偷偷跑到先生的茅房，把先生解大手拽着的拉杆儿给偷偷锯断了大半儿，那天老先生闹肚子，急忙跑进茅厕，蹲下一拽拉杆，嘎叭一下儿，拉杆断了，老东西一屁股坐到稀啦咣叽的大粪坑里，弄得浑身上下都是尿尿，没把那老东西给气死！”

说到这些老哥俩是乐得前仰后合。

刘顺乐得捂着肚子说：“要说你老兄也够缺德的。”

白玉发说：“甭净说我，你也够呛。我记得有一天，先生教咱们对对子，那天是阴天，窗外飘着雪花儿，先生触景得句，随口说出上联：‘老天下雪不下雨，下到地上变成雨，老天下雪多麻烦，不如老天就下雨’。说完，老先生得意地摇晃着脑袋问：‘谁能对上下

联?’你眼珠一转,做了个鬼脸儿说:‘老师,我有下联。’老先生用竹板敲打着手心,蔑视地看了看你说:‘那就说出来让他们听听。’你低下头儿,眼睛向上翻着,偷偷地看着先生的脸儿说:‘老师吃饭不吃屎,吃到肚里变成屎,老师吃饭多麻烦,不如老师就吃屎。’先生听了,脖子上的青筋气得都鼓了起来,脸气得像个大紫茄子,哭笑不得。现在想想小时候我们真是太不懂事了。”白玉发悔责地说。

“所以,咱们哥俩儿呀,谁肚子里有几根虫子,谁都别想瞞谁。”刘顺敞亮地说。

白玉发说:“要说咱们哥俩的关系那是没说的,可这事儿真是有点对不住兄弟,虎子把黄家的大青马给使死了,你说倒霉不?”

“你说什么?”刘顺不由地盯问了一遍。

“黄家的大青马死了,你说怎么办吧?”

“是真的?”

“可不是真的,我就是从虎子家里来的。”接着,白玉发把大青马怎么得的病,怎么死的,前后说了一遍。

刘顺急得搓着手,在小屋儿地上转了好几圈儿。自言自语道:“这可怎么办呀?这马是我背着黄老爷子借给你的,黄老爷子视此马如命呀。每当串亲访友老爷子都骑着它,马一死老爷子非急了不行!这……这……”

白玉发看着刘顺急成这个样子,说:“老弟要不把我家那十几亩好地赔给黄家?”

“那怎么行呀,那是你们一家老小的活命地呀,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去准备些钱和礼品,等我找个机会,趁老爷子高兴时再跟他说这事儿,怎么处理,回头我再找你。”

白玉发带着悔恨和愧疚回到了家中,见田虎正在家里等着他,就把到黄家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和他说了一遍。

田虎听了姑父的话,半晌没有说话,心里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

黑山响马

上八下的。

大概有两袋烟的工夫，田虎突然说：“姑父，这些年您没少照顾我们，虎子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事您还先替我担一下儿，我到外面转个一年半载，就是拼了命，也得挣些钱，给您老圆上这个脸。”

白玉发想，事到如今惟一就是弄钱赔黄家的牲口，于是对虎子说：“那好吧，黄家这头儿我先替你安置，等你挣了钱，咱们再还人家就是了。”

田虎谢过姑父、姑母二老，顺着小路往回家走。他一边走，一边想，回家干啥去？说自己要离开家出去挣钱去，那时老婆哭，母亲闹，又添悲伤和烦恼。思前想后，他咬了咬牙，一跺脚，唉，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也是个痛，多痛不如少痛，索性就甬回家了，就此拜别老母到也少却许多离别之苦。

想到此，田虎噗嗝一声，面北背南双膝跪在了硬梆梆的地上，然后抬头望了望冷冷灰暗的夜空，弯下腰朝着自家的方向磕下了三个响头说：“母亲大人，恕孩儿不孝，虎子在这里跟母亲拜别了，有缘日后再会。”说完泪如雨下。

哭完，他站起来，用手擦了两把眼泪，转身向村外走去。

二 黑风口抢枪

天黑洞洞的，前面也看不太清，田虎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迈了两条腿。

煞肉的小北风儿，顺着裤腿儿和袖口往裤兜子和怀里钻，衣裳凉水似的。走了大半宿，田虎感到身上又冷又累，想找个背风的地方隆堆火暖和暖和身子，歇一歇腿儿。

这时他模模糊糊地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破房子，走近一看，原来是老乡秋季看场的小场院屋。场院里还残留着一些各类谷物的秸秆。

田虎高兴地在小屋前停了下来，用脚划拉一堆干秸秆，在小屋前隆起了大火。

呼呼的大火暖烘烘的，驱走了他身上的寒气。他抱了抱干草放在小屋旁，坐在上面烤火取暖休息。

大火的周围什么也看不见，抬头望望这寒冷的夜空，灰色的天上稀稀拉拉地挂着几颗模糊不清的星星。好像一闪一闪地眨巴着眼问他：“田大哥，你要到哪里去挣钱呢？”

田虎想：是呀！到哪里去弄钱呢？求求亲戚，想想谁家都穷啦巴唧的，自己都顾不过自己呢，哪里有钱帮我呀？找找朋友，又一想，哪个都是掐个菜叶儿盖不过屁股，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主。

“唉，没法子，还是自己卖力气挣去吧。”可他又想，上哪里干